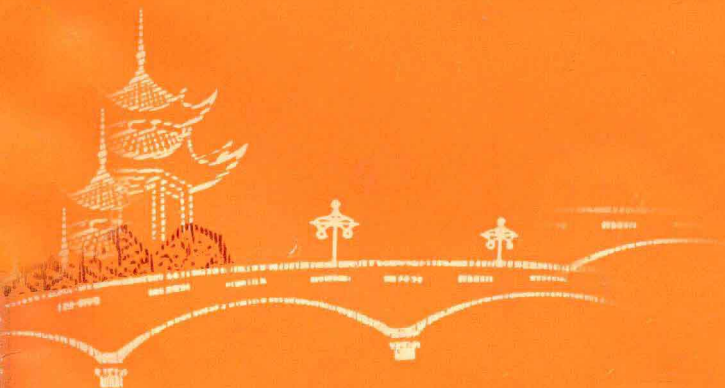


1958—1978

金色的塑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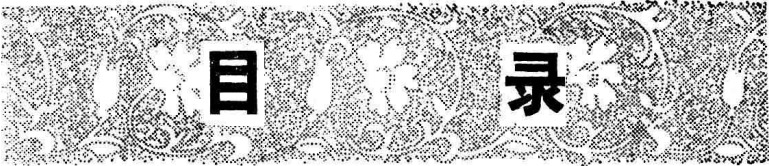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散文选



金色的塑像

小说散文选

献给 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



目 录

小 说

- 捕蛇者的后代·····祖 慰 敦 德 (1)
- 金色的塑像·····罗传洲 方 戈 (28)
- 医书记为啥姓医·····祖 慰 (49)
- 马路老伯·····梁秉法 (69)
- 我的外父佬·····黎国璞 黄荣珠 (82)
- 森林和妻子的故事·····旭 明 李 栋 (97)
- 深巷木棉红·····韦伟组 (134)
- 桥头会·····陈肖人 (154)
- 志在高峰·····许宗强 (164)
- 伙 伴·····陈 多 (178)
- 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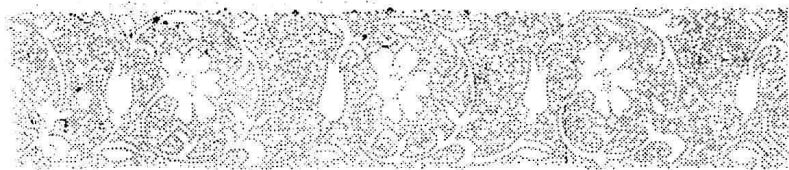


站 长.....	雷务远(195)
伏虎司机.....	景 文(207)
胜利的电波.....	景 章(226)
保 镖.....	张展超(247)

小 小 说

缠红布条的鹅鞭.....	绿 芽(265)
真着眼力.....	余殿逸(268)
特别“寻人启事”.....	叶 雯(270)
钟.....	雷务恕(276)
戴 花.....	邓先恩(279)





散 文

- 眼 睛.....蓝直荣(285)
- 读罢宏篇书缅怀.....秦 似(291)
- 兼程前进.....周民震(296)
- 我心中的剑.....立 扬(305)
- 桂花歌.....罗传洲(311)
- 红 卷.....敏 歧(325)
- 十月金风.....聂 波(332)
- 无名花.....孙步康(339)
- 高山望.....李 彬(349)
- “废 品”陈小建(353)





我爱船头溅起的水珠·····	黎敏权(362)
技巧教练的国外手记·····	许宗强(375)
火烧地·····	梁韶光(390)
壮家红棉·····	陈静嫒(399)
两住春光店·····	周建虎(406)
午 龙·····	立 扬 秉 机(412)



捕蛇者的后代

祖
慰
敦
德

一个年轻人兴奋地在林荫道上奔跑着，他身穿的白大褂被吹向后展得开开的，象一头白天鹅在飞翔。他是祖国南方一个医学院的毒蛇、蛇伤研究室的研究人员。恒心是通向目的地的最近通道。他和战友们一起奋战了七百多个昼夜，今天终于做成了一件很有价值的试验，弄清了中国眼镜蛇蛇毒对机体的毒理。他们几乎是发狂地冲进分管科研的周副院长的办公室，报告攻关成果。可是这位他们所敬爱的老院长，一反常态，冷若冰霜，不但没有祝贺，反而向他们宣布：“研究室从明天起就要关闭。一切都错了。”张怀木就象刚刚做完日光浴，周身皮肤潮红，突然被一盆冰水泼了个透湿，浑身颤抖，连心灵也在寒栗……

他心情十分难受，微微抬起头，看见湛兰如洗的晴空，飘袭来四块墨

黑的云，象幽灵一样藏藏匿匿，偶露“峥嵘”，所过之处，鼓起冷风，投下阴影……

他在阴影下蹒跚地走着，喃喃自语：“难道我不该违背父亲的遗嘱？”他想起了黑云密布的旧社会，仿佛又听到了捕蛇求生的父亲在喊他……

“阿木，走，捕三蛇去。”父亲边拿捉蛇的叉、兜、钩、夹和几个竹制蛇笼说：“村西韦财主家来了个贵客，县长老爷过路被他请来了，要吃‘三蛇会’。”

“不给韦家捉！”十二岁的张怀木对父亲嘟囔着。“再说，天过午了，又下雨，怎么能捉到三种蛇？不去！”

“不去不行啊。去年你得了打摆子病，没钱治，向韦家借了四石稻谷钱。月利三分，‘驴打滚’，现在变成十石了。馋狗敬拉屎汉，财主舔做官人，他今天要蛇急，想巴结县长。他说只要捕得三蛇，赶上晚宴，就不要利息只要本钱钱了。这怎么也比我们卖蛇合算呀！”

父子俩戴着尖顶笠帽出去了。孀居了二十年的老祖母每次在他们出去捕蛇时，总要再三叮咛：“小心！”她还问：“带上治蛇伤的药酒没有？”因为阿木的祖父捉蛇营生在二十年前被金环蛇咬死了。

今天父子俩要在半天内捉到最凶猛的眼镜王蛇、最阴柔的金环蛇，最快速的过树龙（也叫灰鼠蛇），才能为韦财主宴席上摆出南方名菜——三蛇会。父亲捕蛇几十年，知道三蛇中最难捉到的是过树龙。它虽是一种无毒树栖蛇，可是它有个特殊本领，能够从这棵树跃攀到另一棵树。就是在平地上也疾驰如飞。你即使追上了它，在停步弯腰捉它那一会儿，它就能镖射出去一两丈远。因此，父亲带着怀木首先来

到树林中间寻找过树龙。

不一会，阿木惊叫起来：“哈！今天真运气！”他那像桂元核一样乌黑透亮的小眼睛，一眼就发现了伪装成树枝的过树龙。阿木懂得，蛇没有耳朵，听不见声，嚷不跑它。但是走路得像猫一样轻，因为蛇有个听骨对地声很敏感。他轻轻地弄了一坨烂泥，朝树干上专心等鸟吃的过树龙一砸，正好，糊了它一头，摔了下来。父亲眼明手快，一个箭步前去，用木叉叉住蛇颈。阿木也跟了上去，一手抓颈，一手抓身，把它装进父亲背着竹笼里。

这首战告捷使阿木高兴得手舞足蹈。他跟着爸爸朝河滩走，忽而跑左，忽而跑右，说：“阿爸，别人家的粮食长在地里，我们家的粮食长在蛇身上，真有意思！”

“不，孩子，这是块最可怕的地！我们捉蛇人，是人世间被逼得最没法子、冒险去走阎王路的人。你祖父被咬死了，我也上了几次奈何桥被拉了回来。”

阿木欢乐的神情象花蕊遇着狂风，一下凋落。他疑惑不解地问：“为啥我们家偏找险路走？”

“唉！找到这条路还不容易呢。多亏你祖母发明了治蛇伤的药——你看！金环蛇的屎！”父亲还没答完话就在河滩上发现了个黄色的小圆饼，中心还有个小白圈：不错，这是金环蛇的屎。父亲判断，蛇洞就在附近，因为金环蛇有个屙完屎才进洞的“卫生”习惯。父子俩朝四周察看。还是阿木的眼尖，首先发现堤坡上有个三角形的小洞。洞周围还有死白蚁。金环蛇身体是三角形的；它不会做窝，专门强占白蚁洞为窝。这些死白蚁肯定是在被迫撤离时伤亡的。毫无疑问，这一定是金环蛇洞。他们立即在洞口用干树枝湿草点了把烟

火，并用帽子朝洞里扇烟，不一会，一条黄一箍黑一箍的四尺多长的粗胖蛇慢慢游了出来。阿木真高兴，想抓着它玩一玩，因为他知道金环蛇脾气温和。可是父亲不准，立即把它放进笼里。

阿木惊讶地问：“阿爸，你怎么把它和过树龙装在一起！它会吃掉过树龙的！”

“不会了。你看它多粗哪。准是它昨晚吃了一条水蛇，饱了，不会再吃了。”

阿木放了心，又想起了刚才父亲没有讲完的话，问：“阿奶怎么发明蛇药的？”

父亲在走向乱坟堆的路上讲了起来。祖父那一辈就穷得上无片瓦，下无针地了。冷在风上，穷在债上。最后八分埋着祖坟的地也让村西韦家用高利贷夺走了。祖父身体很虚弱，在韦家当长工又被退了出来。眼看着没有生路，又飞来了一个横祸。阿木的父亲（当时也只有十二岁），被钻进屋里抓老鼠的吹风蛇咬伤了。根本没钱请医买药，只得等死。阿木的祖母想起了他们家祖传的治跌打的秘方——小蜈蚣草泡的药酒。她想，反正儿子活不成了，用这个酒试试吧。她给儿子灌了两杯，还用药酒洗伤口。真灵效，阿木的爸爸得救了！祖母救活了儿子，还为家里发明了一个求生的宝方。虚弱的祖父恃方无恐，走上了捉蛇营生的道路。头几年，捉得不少蛇，或是卖给街上蛇味店，或是取胆做药卖给药铺，或是剥皮卖给胡琴铺子，使他们被逼弃农的三口人赖赖乎乎地活了下来。后来阿木的父亲也学会了捉蛇，就捉得更多。但是好景不长。第五年上，阿木的祖父一次捉了条金环蛇，认为它温顺不咬人，随便抓它腰上，谁知装笼时碰疼它一

点，被它狠狠咬了一口。平常被咬伤了，小蜈蚣草药酒有效；今天不行了，因为刚巧咬了血管，蛇毒不再是被淋巴液吸收慢慢流向全身，而是随血液回流，迅速扩散。祖父就这样悲惨离世了。

阿木听完立即揭开蛇笼要抓金环蛇，说：“打死它！”

“你发疯了！打死它用什么还债！”

父子俩再没有话说，默默地在坟堆中又转了一个多时辰。天色逐渐暗黑下来，但是连个眼镜王蛇的蛇衣也没看到。父亲颓丧地坐在一个坟堆上，说：“眼镜王蛇从来是日出晚宿，现在都进洞了。落空了！”

话音刚落，一条黑乎乎的有丈把长的眼镜王蛇在一个小坟洞里高高地昂起脖子，成个“乙”字，吐着分叉的红舌头，左右摆着，判断“敌情”，伺机进攻。父亲立即脱下上衣。蛇的眼睛对运动着的物体看得最清，立即张开 130° 的大血口窜了过来。父亲马上把上衣朝它头上一盖，蛇就成了个“睁眼瞎”，昂着脖子乱动。父亲抢上一步，用手一下卡住蛇脖子。阿木立即跟了上来，两手紧握冰凉的蛇身，和父亲合作，装进笼里。

阿木低头一看，高兴地喊了起来：“蛇蛋！”俯身要拾。

“不好！阿木，快走开，周围有雄蛇！”父亲惊叫。真是不出父亲所料，一条更长的眼镜王蛇袭来。父亲知道，这种蛇有个护卵的习性。雌蛇伏在蛋上，雄蛇就在周围放哨。如今他们捉了它的“妻”，又要夺它的“子”，肯定百倍凶猛地来报仇了。阿木已经躲不及，父亲只得徒手去捉袭来的蛇头。蛇头往后一仰，父亲扑了空，蛇立即飞窜过来一口，

死死咬住父亲的手不放，把能杀死八个人的毒液全部注进父亲的静脉血管。

虽然喝了药酒，洗了伤口，但在回到家后，父亲两眼越来越模糊，眼皮抬不起来，把全家三个人看成六个人，呼吸越来越困难。父亲把儿子叫到身边，并要孩子妈和孩子的祖母把所有捕蛇工具拿了来，他断断续续、声音越来越含混地说：“烧了……讨饭也不让阿木……捕蛇了……一辈子不……”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

就在这时，韦财主派人来要三蛇下锅，还训斥父亲让县太爷等急了。狗腿子提笼就走，阿木两眼喷火，抢了回来。阿木亲手把蛇杀死，放在父亲脚边。他又抓了把烧毁的捕蛇工具的灰烬放在蛇血碗里，洒向父亲四周，以祭含恨而死的捕蛇者。

捕蛇者只给儿子留下了那断不成句的遗嘱……夜，特别的浓黑；风，特别的凄厉；雨，特别的急骤。

二十几年后的今天，怀木的眼泪又一次象那急骤的雨，涌落下来。这时他走到一棵大榕树脚下，坐在交错的树根上。就在这里，他曾下决心违背父亲的遗嘱。怎能忘记在这所医学院毕业的前夕，学院的周副院长在这儿找他谈心的情景。

周副院长，因为他平易近人，大家都亲切的叫他“周老头”。他是个“南下干部”，是从军队转业到学院来的，话里总是有很多军事术语。他对怀木说：“张怀木，你还想捉蛇吗？这可是一伙掌握化学武器的敌人哪！”

“不，一辈子不捉蛇了！”

“我知道你父亲的遗嘱，但是时代不同了，捉吧。说起来我们还是同行呢。”周老头拿起个山柑木刻的烟斗，抽起烟来。

“您也会捉蛇？”

“会，专捉‘两脚蛇’，从东北一直捉到你们这儿啊！哈哈！”

怀木瞪着桂元核的黑亮眼睛，疑惑不解。

“毛主席讲过嘛，日本鬼子、老蒋、财主统统是过去盘踞在中国大地上的黑蛇、白蛇、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！它们咬死了我们祖祖辈辈，难道我们能不捉他们报阶级仇吗？”

“您的意思，我应该为父亲报仇？”

“不光是为你父亲，还为辛勤耕作的几亿农民，为作战和训练的解放军，为我的警卫员。”周老头说到这儿脸色沉了下来，敲了敲烟斗。他讲起了他的警卫员不幸牺牲的事。警卫员没有在辽沈战役倒下，相反，在一次传递命令与敌人遭遇时，他一人消灭了二十几个敌人而立了大功！警卫员没有和平津战役倒下，相反，他在一次追歼敌人时，打死三个敌卫兵，生俘了一个敌师长而立了一等功。可是这位枪炮打不倒的英勇战士，却在一次剿匪的伏击战中，被潜伏地草丛中的毒蛇咬死了！周老头停了半晌，象下达战斗命令一样说：“张怀木同志，党委决定你留校到蛇毒蛇伤研究室去工作，命令你们和全国的科研工作者一起揭开无脚敌人那‘化学武器’的奥秘，然后全歼它们！”

“是！”张怀木就这样违背了他父亲的遗言，开始了捉蛇、养蛇，整天和毒蛇打交道的生涯。

他想到这里又百思不解地自问：“我们干这有什么错！就是阿爸九天有灵也不会责怪我的。奇怪！”

二

“奇怪！象张怀木这样的知识分子怎么会是臭老九？”周老头在办公室里闷闷地抽着烟自语。张怀木的生活片断，此时正从周老头的大脑记忆储存器里不断取出来。刚刚接触怀木，周老头很看不惯。按军人的话说，怀木太不注意军容风纪、内务整洁。怀木的头发蓬乱得打结，从来不买梳子，每天清晨就拿从娘胎里带来的“五指梳”撩两下就完事了，那衣服、被子皱得象丝瓜筋，床铺乱得像个鸡窝。周老头批评帮助过多次，就是不见改，象句歇后语所说，“六十岁尿床——老毛病了”。可是接触久了，周老头发现这里面有个列宁讲的缺点往往是优点的继续的辩证关系。怀木一心扑在科研上，个人一切都置之度外。这“科学迷”的优点继续到生活上，就变成“邋遢”的缺点了。周老头感到这是个“可爱的缺点”，因而经常悄悄地帮助怀木洗衣缝被。可是，“科学迷”的优点有次继续得非常可怕。这两年来，怀木为了做蛇毒毒理试验，他睡在试验室，吃在试验室，经常因为忘记到食堂打饭而挨饿。周老头知道了很心疼，就从家里把煤油炉、锅碗瓢勺、油盐酱醋都拿了一些来；还特地买了几斤干面条放在那里。有一天，怀木紧张做试验忘了打饭，只得动手下面。他一边看着示波器萤光屏上的脉冲图象，一边下面条放作料。煮完以后，又一边吃一边看着马利士烟鼓上的

脉冲符号。面条快吃完时，试验才做完。一品味，才感到太淡。可是他明明记得刚才是放了一把盐的，为什么还这样淡？一看：坏了，盐一点没动，而把旁边的银环蛇干毒结晶放了一些进去！这毒足以杀死他二十次！周老头得知后急得冷汗直冒，马上喊来一辆急救车。怀木呢，若无其事，还在那里专心观察青蛙腓肠肌以及坐骨神经受蛇毒滴注后的变化。周老头拉他上车，他说：“没事，没事，蛇毒也是蛋白和酶组成的，在高温下都凝固或分解了，没毒性了。”周老头嘘了口气说：“我还以为你是冷放的呢！”大家才放了心。周老头听一位教授讲过，十八世纪英国有个大科学家叫牛顿，就是从苹果落地的启示中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的人，因为他研究太专心，有一天早晨煮鸡蛋吃，把桌上的怀表放进开水里了。我们的怀木比他更玄，把蛇毒当盐巴给吃了！这是二十世纪的科学佳话！

周老头敲掉了烟灰，转身打开了文件柜。这里珍藏着他主管科研的几年来，亲手给院党委写的“战报”的底稿。张怀木他们每出一项成果，他就象当年打仗时攻下一座城一样高兴。他总要喝上两杯，以酒助兴，然后坐下来给院党委写那些充满军事术语的战报。誊清稿送了上去，底稿就锁了起来。他为了防止躺在成绩簿上睡懒觉，从来也没拿出来看过。他说，前进的人从来不看自己的背脊。可是，今天他全都给翻了出来。

他翻到三年前的一份战报，轻声念了起来：

院党委：

张怀木等同志用半年时间又攻克一关。他们按毛主席制定的作战方针，在中国医药学宝

库里找到了一个对付金环蛇、银环蛇、眼镜王蛇等南方毒蛇的精锐武器。他们采集了民间方子二百六十个，从中筛选（其中包括张怀木祖母发明的方子），在豚白鼠、狗、猴子身上做了五百三十次药理试验，终于找到了小蜈蚣草、七叶莲、铁扫把等草药的最佳配方。这药成本低，疗效高，为人类作了一点贡献。

附详细试验资料一份。

周老头念到这儿不禁自问：“这有什么错？活见鬼！张怀木为了试制这种药，迷得把对象都弄吹了。”张怀木那段恋爱情景又映现在周老头大脑的萤光屏上。有个热心的老师看怀木年纪不小了，给他介绍了个对象。在一个周末晚上约会。怀木不愿意到湖面上泛舟谈心，也不愿意到幽林里踏月吐情，他把她带到了试验室。可是他只要一进试验室，就象进了神话般的迷宫，强烈地吸引着他去探索。他从笼子里捉了几个豚白鼠，立即往它们身上注射蛇毒并灌进蛇药。他完全忘记旁边站的是女朋友，而以为是助手，竟指挥起她拿注射器，分类放白鼠。女方早就露了几分愠色，他一点也没留意，还问：“你知道怎么取蛇毒么？”女方摇摇头。他又说：“我教你。”说着就用铁勾子从一个铁丝笼里勾出了一条银环蛇来。蛇体上黑环套白环，映着寒光；女方惊叫一声抱头就跑，扔下了那个精致的泡沫塑料包也没敢再回来取。

周老头想到这里说：“攻科学关就得有这股子劲！”

他又翻到了另一份战报：

院党委：

张怀木等同志从外国科学家那里拿来了一

种新武器。据国外杂志报导，用胰蛋白酶可以分解蛇毒。我们的战士们机动灵活，大胆用来封闭蛇伤创口，对蛇毒来打个包围歼灭战。疗效很高，而且对神经毒、血循毒等多种蛇毒都有效。他们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试验。一条狗被毒蛇咬死了三天，他们把伤口的肉剝了一块，用水洗过，然后拿这水注射进白鼠的皮肤里，白鼠统统死光。这说明伤口的残留毒量很大。用胰蛋白酶封闭伤口就极有意义。他们说感谢毛主席给了他们一把“洋为中用”的金钥匙，打开了智慧的大门。

附上病例三百例。

周老头读着这些战报，就好象喝了辣椒水，心里火燎燎的。他大声自问：“张怀木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修正主义黑苗么？研究室是黑帮的黑窝子么？是哪个蛮家伙编出的曲道理！”

他非常懊悔刚才不该对张怀木那样冷淡，阿木可是来向他报告两年苦战的成果呀！“不错，报纸上说的观点我不能不信，但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，竟毕不是铅字，而是铁的事实。我要再写个新战报。”周老头虽然没有酒助兴，但笔尖象战马的疾蹄，印下了两年来战斗的里程：

院党委：

张怀木等同志经过两年奋战，于今天终于攻下了科学堡垒群中的一个要塞。他们用青蛙的腓肠肌和坐骨神经做试验，首次证明中国眼镜蛇蛇毒具有箭毒样作用，可使神经接头的冲动传导阻断，致使横纹肌瘫痪。这在国际上也